

# 忒修斯的月亮

原创 李镜合 李镜合

2020-07-12  
00:40

应该是又一次能源危机之后的事情，父亲成为无数太空民工的一员，敢叫日月换新天，每日所做的无非是在月球上开垦挖掘，带回来地球上需要的燃料。

煤炭石油早就枯竭了，新能源是无论如何不够用的，但车还是要跑，空调还是要开，手机还得充电自拍，好在登月和太空旅行普及之后，人类发现月亮本身就是一个大矿藏，在这里发现了可以转化利用的一种新燃料，只要一点一点挖了回去，就能继续让地球上的人类运转下去。

上边工作很辛苦的，并不是什么值得羡慕的工作，父亲每月满月的时候寄过来一封信，并不说自己的工作，只是问家里怎么样了，后来才发现一些蹊跷，信末总附上，今晚月亮安好，又总爱添上几笔古诗，今人不见古时月；明月何时照我还；江月何年初照人；明月明年何处看；多谢月相怜...这样的。问多了就说涉密，不能回答，但本身从事的又是极其边缘琐微的工作，却有很高的保密级别，不知父亲心里作何感想。每年春节的时候回家一趟，吃个团圆饭，呆半个月就夹着笨重的太空工作服搭宇宙班车回到月球了，生产是不能停下来的，我日常牵挂父亲，后来想到可能是觉得他在月亮上的具体工作对我而言似乎更重要，我这样对地球人类感情淡薄的人并不在乎人类能源危机，我更想月亮是否完好。

父亲在日记里说过，他还有很多其他民工的具体工作类似医生补牙时往被掏空的龋齿里倒入填充物。釉质，好像有不明真相的人曾这样形容过月光。这自然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月亮还是要存在的，而且要一模一样的存在下去，这是假想人类公投的结果么？还是有任何数学模型或者科学预测或者经验依据？人类总想要两全其美的方案，把月亮挖空了来提供能源，但当时的月亮还要继续存在。道理么？讲起来道理的话，大家就更说不清了。

恍惚记得后来解密档案里是有一些分析利弊的，月亮不存在的话会如何，比如潮汐，海洋生物，女性经期，还有照明，虽然人类已经不需要月亮的这个功能了（而动植物本能地珍惜一点一滴的月光），但还是有人会说，如果真的只有一个人夜里在一条没有路灯的小路呢，即使没有任何可能出现歹徒，也需要头上有一个月亮才心安吧，这种看法据我所知支持的人数不少，人类的感情是比较泛滥，如果月亮上有个电台，多半也是念每日痴男怨女的信件。

所以开采月亮的过程也就是再造一个月亮的过程，只是材料不一样了。父亲在日记里画过一个简明图，它们在月亮上打了很深的矿井，然后一筐一筐地挖，同时一筐一筐地补，用的是一种人造材料，质量密度都和月球本身一样，所以地球上毫无察觉，只是不能用作燃料。

我出生之前父亲就已经在月球上做这份工作了，供我和家里吃穿用住，还有读书，到了退休的时候过去的月亮已经完全不存在了，后来新闻里播送这个消息的时候，全世界人类哗然，父亲在厨房安然地用刀切瓜，放佛一切和他无关。

一夜之间全人类都重新抬头打量起这个新的人造月亮，它还是原来的那颗么？像忒休斯从克里特岛回来后停放在港口的船，如果因为风雨侵蚀，船板一片一片逐渐被换掉，最后这艘船还是忒休斯的船么？如果不是，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月亮已经变质了，像是沙堆，从哪一粒沙子开始的时候你可以说这是一个沙堆，又是从哪一粒沙消失的时候我们认为沙堆不存在了？

我还问过父亲，见到过阿姆斯特朗他们留下的脚印么？地球升起来的时候就是每天工作的开始么？还是依然和太阳有关，回到地球最不适应的是因为太多色彩和声音么？月亮上好像没有流言蜚语这种事情，即使有，也是人类造谣生事。

很多秘密我都只能在父亲去世后他留下来的日记里慢慢挖掘，他也关心过我的工作，只是我的工作也同样是个秘密，不如他的伟大，甚至很猥琐。

我在一个档案室工作，工作却和人有关，每日的任务就是记录下观察到N的活动，听起来像间谍，但也是很低级的工作，技术方面的监视已经做好了，我更像是个书记员，在办公室里就能记录下来N今天说了什么做了什么，然后入档，之后会有人翻阅评论，那是我工作之外的事情，我从不过问工作的意义，这也是被禁止的。

久而久之，我感觉自己在过N的生活，因为我的每一分一秒都在记录他的一分一秒。

N是一个重要的人么？我不知道，我的工作也从来没有任何反馈，后来我发现可以在每天记录N的档案里涂抹添改，他今天吃了两颗苹果，我写成三颗，他今天见了三个女人，我出于嫉妒，写他在卫生间里自慰四次，他今天下午四点半泪流满面，我写他当时开心地吃了五个蛋挞，诸如此类。发现没有任何人发现或者追究其中的错误，也许N的档案材料早就淹没在一片待批阅之后无人问津的的公文中堆里了，又或者不是，只是现在还没追究，谁知道呢。

我有时候甚至想过我直接把N的档案换了名字，改到另一个身上好了，不图什么，就是感觉好玩。上面的人依靠档案里的记录去了解N的时候，发现里边被我篡改的面目全非，甚至已经不是他本人了。那么是从哪一个我错误记录下来的条目开始，N不再是他自己呢？是不是因为某一条我改动过的记录，N的生命发生了转折，自此N就不是N了呢？我记得清楚，有次我让他过了两次36岁生日，后来因为年龄的差异，无法上任某个工作，他那个时候是不是已经不是原来的N了呢？因为之后生活的轨迹改变了。更早的时候我把他的一个论文发表期刊的名字改成了一个毫无影响力的师范学院学报，他在当年的职称评级中条件不够，这个时候他还是原来的自己么？如果我每一天关于N的记录都是替换和篡改过的，和他本人生活完全无干的，那么N还是他本人么？或者我还需要继续记录么？

我又是不是我呢？因为我其实一直在过他的生活。

我发现我自己有了可以影响一个人命运的权限，这是一个小小的书记员不曾想过的，这份工作为什么不让更多客观公正的机器人来做呢？

我有理由怀疑我是个机器人，但需要证明，可惜我没有这个能力。所以只能老实地继续或准确或错误地记录N的一言一行。

我曾经把这些心事和疑惑在夜里都说给月亮听，翻看了父亲的日记之后，我发现连月亮也不能相信和依赖了。

又是在哪个夜晚，我最后一次看到她呢？

Our life is spent discovering and forgetting

that gentle habit of the night.

Take a good look. It could be the last.

Jorge Luis Borges

